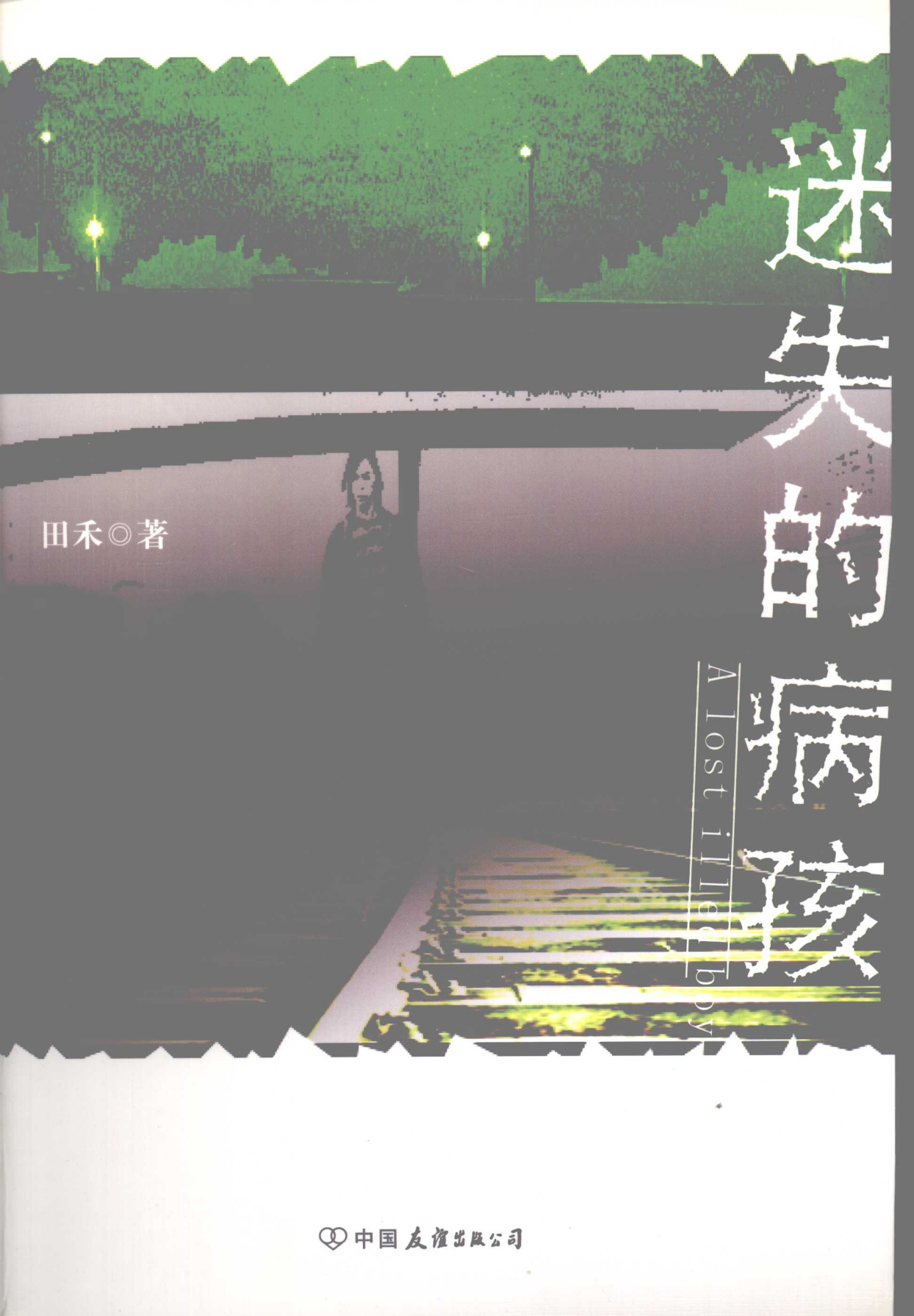




迷失的病孩

A lost ill boy

田禾◎著

迷失的男孩

A lost ill boy

田禾◎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失的病孩 / 田禾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5

ISBN 7-5057-2175-5

I. 迷... II. 田...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9318 号



书名 迷失的病孩

作者 田禾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1 印张 14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8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2175-5 / I·575

定价 22.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題 記◎

搖滾的孩子，永遠不會變老

你可以當它是個虛構的故事
但我要告訴你的是它很真實

也许每个角落的

孩子都有着敏感而脆弱的青春。

小说用四个季节、四次行走、四个城市、四场爱情记述一群生活在社会暗角的孩子对于精神家园和灵魂自由的探求。从武汉、北京、桂林再到广州。在每一个城市，都遇到一个命定的人，与她们开始一场关于爱情或是暧昧的故事，然后逃离。因为留在心里的始终只是一个人，也许是一段阴影，也许是童年存活的证据或是成长暗伤。

摇滚青年田树、画家羊君、音乐 DJ 阳萌、鼓手樱子、自由写手苏娅、退学少女苟沫、妓女路辰以及清纯学生柯蓝等等，都是有着特殊成长经历的社会边缘群体，是时代的病孩。

他们挣扎在每一个城市舞台的角落，寻求适合自己的呐喊方式。有的付出了身体，有的付出了尊严，有的付出了生命。理想、爱情、青春、生存、自由、性、毒品、离别、毁灭、破碎……

在成长的历程里，田禾用存在主义哲学来诠注了关于灵魂的自由表达。是对美国“垮掉派”精神最为精确的继承和诠释。

这是一本集思想性、艺术性、先验性于一体的意识流小说。注重表现纯粹的、本质的、根源的人文精神。

他评论

《迷失的病孩》

有些东西该送走的一定会送走，
比如“青春”；有些东西该延续的
一定要延续，比如“梦想”；有些
东西该返想的你未必返想过，比
如《迷失的病孩》。

小熊(WWW 乐队主唱)

当一个绿色的生命即将冲破
布满荆棘毒虫的丛林，呼吸
到清新空气的时候，一只大
脚却将它踏碎

林文华(FlipSide 乐队吉它)

在田禾的文字中，现实总是这
样残酷，让人不敢去想太多。
唯有音乐与青春是真实的，它
带领我们远离记忆……

李将(暗月冥乐队主唱)

青春的舞台上总不缺田禾这样的孩
子，他们孤独而不觉可耻，痛苦却肆
意飞扬。用尽全身的力量对天空发出
来自心底的嚎叫。他们其实只是害怕
被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埋没，害怕致
命的平庸。

雷志龙(话剧演员、编剧、导演)

一种真实的虚幻，一段忘却
的记忆，一场永远不会完结
的爱情。当你读着这些文
字，那从心底涌出的悲伤会
让你微笑着哭泣。

魏嵩(音乐人，原配角乐队
乐手)

若是青春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黑
色，在社会的边缘我们还有大自
然以及音乐；我们没有能力拒绝
到来的一切，但我们能学会拒绝
浮躁，学会把握自己的人生。经历
了葬礼，必获重生。

南瓜豆腐(BASS手)

分裂的青春燃烧灰色的血液，
襁褓中灵魂在扼杀下慢慢消
退。就让痛苦与欢乐、矛盾与信
仰、绝望与挣扎随着这场葬礼
一起泯灭……

流黑(禁欲乐队鼓手)

目 录

一场爱情的唯美
一次欲望的沉溺
一根火柴的燃烧
一个行走的渴望
我绝望了，我破碎了
——田禾——

B。童贞永失

一片荒漠，一片欢笑
那些远去的脚印，刻下永恒的痛
一个秋天，一块麦田
那条旧的红领巾，教会我们虚荣
妈妈，我要去向哪里
——田禾——

一、祖先阴影 /18

二、寂静发育 /23

灿烂煌磐

春天，十个田禾全都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野蛮而悲恸的田禾
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
春天，十个田禾低低的怒吼……

一、木棉春天 /35

二、敏感之花 /48

我地在我
| 的们荒单
田夏好漠骑
禾天像中而
| 来是争行
| 了明扎
白
了
什
么

一、感恩而死 /60

二、地下丝绒 /70

三、边缘青春 /81

D。朋克青春

E. 欲望废墟

我只是一个穷孩子
寄生在这座城市
我听到肉体崩裂的声音
那么浓烈 只是再也没有爱
——田禾——

一、意外相遇 /89

二、一场幻觉 /99

F. 荒漠旅行

我只有
一栋破旧的土房子，没有家。
一个喜欢的姑娘，没有爱情。
我有太多太多的梦想
但我的生命从不曾绽放……
——田禾——

一、寻找鼓手 /108

二、迷失秋天 /116

G. 伤花盛开

花朵已经开了，
我已经怀孕了，
求你让我生下，
这不合时代的孩子
——敏感之花乐队——

一、时间碎片 /122

二、异城之恋 /127

三、美丽地狱 /132

四、一切散场 /140

一、关于鼓手 /146

二、关于水 /151

没有生活中的绝望，
就没有生活中的爱。
If there is no despair,
then no love in life.

H. 生命之树 (日记)

A。涂鸦太阳

一场爱情的唯美
一次欲望的沉溺
一根火柴的燃烧
一个行走的渴望
我绝望了,我破碎了
——田禾

一、ANARCHIST

1

在开始读这本文字之前,你应该先读读我的日记。

某个瞬间,我一直存在。

像个时代病孩一样,寄居在某个城市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昼伏夜出,离群索居,逃避着各种光明与安全感。喜欢独自行走与幻想。

我的摇滚还有意义吗。我的爱情还有意义吗。我的理想还有意义吗。我的青春还有意义吗。我的生活还有意义吗……

欧洲最愤怒的人易卜生说: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北方某乐队呐喊:我们的生活又要开,往哪开,往绝望里开。我们的爱情又要开,往哪开,往高潮里开。我们的青春又要开,往哪开,往枯萎里开……

太阳在黑色的天空中开花。爆炸。我就是太阳。

我看到自己黑色的身影及暗淡的眼神。似乎寻找不到快乐。所有人都不用安慰我,真的。也不要试图叫我停住,真的。

我的生活中有多少希望,只有太阳知道。

我的青春是怎样枯萎的,只有太阳知道。

我要在这片物质森林里走多久,只有太阳知道……

我要将太阳涂抹成黑色,这样我才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是盲人,我们只是暂时病了。

我要向着太阳嚎叫,太阳,你在哪里。

时间啊时间。青春啊青春。停住。停住。

2

秋天。这个城市比以往潮湿。

在一条两旁种着高大梧桐树的马路上,804路公汽一如既往地行驶其中。有两个人正在拍电影,那是我和电影中的“我”。三分钟以后,电影中的“我”从镜头里



消失了,只留下大片大片梧桐树叶飘落在身体上以及救护车尖叫的声响。这是一场蓄意的离开。

我至今记得那个下午,那辆路过的拖着金属的货车,那片血迹,那部永远也没拍完的电影,那根叼在我嘴里的还散着热气的棒棒糖。

一切比电影精彩。而救护车尖叫的声响成了我所做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一首音乐,用生命结束了最后一个和弦。

在这场电影中,“我”的角色很悲哀,也可以说没有“我”这个角色。因为我总是喜欢将自己藏在暗处,叙述着一个并不完美的等式,仿佛我只是导演手中一段残损的胶片,拍录的东西可以任它剪切。

这是一场凌乱而倒置的叙述。用蒙太奇解构着后现代回忆。

如果只是想看故事的话,那么可以跳过第一章,甚至跳过整本书。因为我根本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当然我也不是拍纪录片,因为我抛弃过程只写出了所有的结局。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啤酒喝到第三瓶稍微麻醉而又清醒地知道一切那种状态时通常会做的一切,也只是一个人在等待希望来临时独自躲在角落里所应做的一切。

你们和我一样,总是能找到在现实存在中陷入希望的肉体,甚至亲眼目睹发展的极限。然而那些事物发展的抛物曲线又与我的想象及物理常理相违背。嘣的一声,我生命中的那些女孩像一群疲累而受伤的小鸟,撞坏树干,跌落地面。

爱情碎片撒落一地。

3

现在当我再从这个城市路过的时候,我只是孤身一人,不由自主地自己开始怜悯起了自己。曾经陪伴我的那些人以及那段青春都早已消失不见,除了留给我一段残缺不全的电影胶片。我很清晰地记得他们的身影以及每个人的名字,田树,羊君,阳萌,苏娅,苟沫,柯蓝……

坐在马路的围栏上抽烟,我看到一辆推土机正在摧毁着一栋老房子,那是我



涂鸦太阳



迷失的男孩

004

曾和苏娅住过的地方,随着房子的倒塌,关于她的一切终于全部消失。

我的爱情停止在苏娅那里。

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爱不爱她,当然她对我也一样。我们只是累了,只是觉得我们的生命中再也不会新鲜的爱情出现了。她比我大五岁,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生活动荡,跟了一个又一个的男人,生活破碎而残缺。她十六岁时做了一个已婚男人的情人,将贞操做了一次无畏的赌注。用身体和贞操去换取激情。逃学、初恋、流浪。后来将身体出卖给一个青年罪犯,留给了他高墙生活永恒的回忆。再后来她背叛家人寄生在一座地下城市的暗处,在舞台上旋转自己娇嫩的身体,然后任男人们的欲望在她的身体里放肆地膨胀,慢慢地她发现自己是一只虚荣的欲望鸡。天性的放纵及叛逆致使她的家庭抛弃了她,于是她不得不流浪于每一个有可能停留的城市,整天沉溺于网络做一个病态狂热分子,抑郁症患者。她需要的早已不是爱情,虚荣幻化了她整个世界。她除了物质,什么也不需要。

当她从另一个城市抛弃所有找到我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接受了她,尽管她还时常侮辱我说我连做她以前男人替代品的资格都不够。或许仅仅是因为我开始变得有些病态而对爱情绝望,也或许是我真的渴望温暖。

其实我是一个很世俗的人,接受不了经历过太多破碎的女子。但当她从南方来到武汉,我们见面的第一天就在一起开始了真正的生活。只是她将她的激情给了曾经那些伤害过她的男人,对我不再疯狂而浓烈,只是没有任何高潮的给予。更或许是因为我的俄狄浦斯情结,当我看着她像母亲一样呵护我时,我总忍不住跑过去紧紧地搂着她的脖子。

我一直没有真正地亲吻过她,贞操已被野兽践踏。

4

那一年。我住在广八路的某个角落里。一间破旧的红砖平房。

如果说武汉也有摇滚的话,那么广八路就是武汉唯一的一条摇滚街。几家琴行,几家酒吧,几家摇滚服饰店以及常常游荡在那条街上的摇滚乐手……

那时的我还只是一个长头发的瘦小的南方男孩子。喜欢树,但不喜欢森林。

二十二岁那年的夏天,我离开了没来得及毕业的美丽而淫荡的大学校园,寄居武汉这样一座荒芜而浅薄的城市,疯狂地寻找理想与生存的意义。

搬了一次又一次的家,独自一人居住在武汉城区每一个小村子里。到处脏而乱。村子里住的人也很复杂,有自由作家,摇滚乐手,打工仔,妓女,同居的大学生等。我常常要夜里三点钟才能回家,一个人在黑暗中孤独地行走。穿过一个又一个小的小巷,有时一些外地民工上来打劫,拿走我身上所有的物质,有时是一些打扮妖艳的女人上来拉着我的手让我跟她们走。我很累,只想回家。坐在那些女人的腿上,我想到的依然是家,是那个能让我有温暖的地方。我麻木地从自己洗得有些发旧的牛仔裤中摸出一张一百的钞票给她们,然后在她们的嘲笑中走出那扇低矮的木质门。这时的街上,霓虹闪烁。

我不奢求什么,只是希望一种本色的平静生活。

我想到了我的童年,十六年的底层生活让我体验到了社会意义上的真正贫穷。它们泯灭了我的物质欲望。

七年的漂泊生涯,我流浪了无数个大大小小荒芜的城市,没有一个地方能真正地留下我,也没有一个地方让我有家的感觉或是体会到一丝温暖。相反,那尘世的乡土味道已深深地印入我的骨髓。七年的时间里,我回过的仅仅几次家也是在焦躁中度过的,那种文化意识里的落后让我痛愤而汗颜。

关于那些记忆的残片,以及理想主义的彻底,我不会再用过多的词语去形容,因为一切都印在了岁月的尘埃中。我也知道,流浪在今天人们的眼中已不再是一个浪漫的词语,它变得消极而招人鄙视。可是,我是需要一种流浪的状态的,那是我的生活及性格的本色。一种纯粹的自由状态。

犹如我在给人当裸体模特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张开自己的身体一样。

5

在电影镜头中,一双红鞋子在空中飞舞。“我”大声叫喊,我的红鞋子找到了,





迷失的病孩

006

并紧紧地抓住了它，欣喜若狂。

那辆载满金属的货车从“我”身旁开过的前一秒钟，“我”还在对着烂漫的天空学着艾伦·金斯堡的样子嚎叫，还在学着雷蒙斯般撕毁了欲望，“我”的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三个空空的啤酒瓶。

我微笑着说，好，开始拍吧。然而，“我”碎了。

那双红鞋子散乱在马路两旁的草地上，一边一只成八字形摆开。

那些碎裂的玻璃碎末在天空中飞舞，“我”的身体成了零散的污垢印染在飘满梧桐叶的水泥路上。路上依然车来车往。那是什么地方？瞬间“我”在“我”的左手上用玻璃碎片重重地刻下两个字：天堂。红色的天堂。

后来有人一直沿着那条马路走，光着的脚丫在碎石子上体验着童年的快乐。可是“我”看不到了。

瞬间，我想起三岁的时候就独自一人在溪边拼命地向远方扔着石头，夏天来了的时候在大片大片的野树林里捉知了，在山上放羊及陪着父亲在房屋后园的陡坡上给牛割草……我总是对着清江边的船儿呼喊，我要去远方。

我的家人并不知道我去了哪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家人。自从十六岁离开那个贫穷的小山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的家人早把我当去南方打工的失踪者埋葬了，只是我的心脏依然跳跃在另一个世界。

有一次夜里三点，我手里依然提着三个空空的啤酒瓶紧紧地抱着自己说，我爱你，我再也不相信女人了。我说其实两个男人也同样可以得到慰藉。

后来，我真的爱上了男人，各色各样的，甚至开始去一些 GAY 酒吧或是网站。

我太相信那条马路，所以义无反顾地去了那里，用拍电影的方式将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刻在了一个永恒的镜头里。

6

我还没来得及将自己从电影中的角色调换出来，又一辆 804 路公汽从我的身边飞驰而过。尖锐的喇叭声惊醒了我，我火速地跳上车。去了城郊很偏远的一个小

酒吧,田树带去了他的乐队在做一次大型的摇滚演出。

那天去酒吧的人并不多,所有人都喝了很多的酒,在昏暗的灯光下随着乐手的疯狂而扭动着自己的身体。有一些喝醉了的女孩子冲到台上,抱着乐手的身体跳着暧昧的舞蹈,并踩断了一把吉他和一条连接线,导致演出无法继续下去。

我第一次真正地和田树认识是三年前,我刚从大学退学,每天还处于饥饿状态。那时我和田树同时被一家广播电台邀请去做一档关于摇滚类节目。田树是以一个地下摇滚乐手的身份,而我是以一个大学退学者或文艺青年身份。在节目主持人的穿插调配下,我和田树各自谈论了很多关于摇滚文化的问题,我开始发现田树对于西方摇滚文化精髓的吸引及对国内主流文化的批判达到了尖锐的地步,因此田树也一度成为了这个城市地下文化的先锋人物。

从电台做完节目出来,主持人带我们一起去吉庆街的夜市上喝酒。同路的还有几个做流行节目的女主持人,看着那些外表打扮时尚实则内心乏味的女人,我和田树的第一反应就是想消灭她们。在那条街上我还看到某朋克乐队的主唱一人带着六个外国妞在酒桌上享受流浪艺人的琴艺。

在几瓶啤酒过后,田树开始对着那些漂亮女主持人讲起了他浪漫的三年流浪经历。

田树从小生活在一个工业小城,还不满一岁时的父母离婚,母亲带大了他。所以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是一直不存在的。上小学二年级时母亲也抛下他,从此他便成了孤儿,十二岁时他就退学独自离乡出走,在南方一座小城的酒吧里当侍员,和一些女侍员有了暧昧的关系,因此田树的第一次性经历来得非常早,并且不停地周旋于多个比他大的女人之间。

后来田树做过酒吧美工,建筑工地的搬运工,宾馆男侍员,电影放映员,一些身体前延于意识的行为艺术等。十七岁时,他开始计划漂流于各个城市,出门时的三块钱在三年以后依然还紧紧地贴着他的衣兜,他用三块钱去一个澡堂洗了澡。一无所有。

后来抵达武汉,这里成了他的最终归宿。





008

7

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夜晚，当田树从某个打口摊上看到由一把木制吉他、一堆鲜艳的花、一瓶矿泉水和一盒香烟组成的 Unplugged in New York 专辑时，他听到了柯特柯本超越了忧郁，超越了痛苦的绝唱。田树的绝望在同样属于有些病态的歌声中被渲染了出来。

从此田树喜欢上了摇滚。

一个月后，还不会弹琴的田树组建了属于自己的乐队。乳房乐队。慢慢地他成了一名优秀的摇滚先锋。

电影拍摄结束的那天，天空晴朗。铁路上的碎石子被阳光照射得舒软而光洁。苏娅没有来，因为她去了另外一座城市，她是为我来到这座城市的，所以她理所当然的会为了我而离开。

镜头里，“我”死了，葬礼开始。所有乐手在舞台上都歇斯底里地呐喊，他们的胳膊上带着黑色的袖章，爆裂的音箱里传来温暖的嘶叫。田树将琴狠狠地砸在了地上，满地的琴身碎片，只有零碎的拾音器在地上发出失效的声音。

田树久久地躺在舞台上，紧闭着双眼缓慢地呼吸。乐迷安详地端着啤酒，耳边回荡着一首又一首低调唯美的赞美诗。所有的人都没有哭，因为“我”的离开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他们其实早就知道“我”厌倦了这个世界，一直在追寻属于自己的那片沃土。

田树用火机点燃了“我”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一个存在主义者的自白》。

“我”精心呵护的阳台上那盆花儿还在静静地生长，没有“我”供给的水分它依然存活，新鲜的存活。

二、180 度以外

1

从排练房回家的路上,鼓手说,你以前那女朋友的脾气太坏了。

我知道鼓手指的是苏娅,于是我没有说话,而是直接和鼓手去一条拥挤的小巷子喝了两瓶啤酒。在喝酒的时候,我想起了苏娅,那是很早以前了。如果不是鼓手提起,我想我再也不想记起她。我记得那一次也有鼓手一起,我们去酒吧看完演出回来已是凌晨一点,空空的马路上只听到苏娅对我吼叫的声音。她变得莫名地神经质,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每天吵架很长时间,我沉默的时候她就哭,然后在大街上疯跑,她说,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都比我更爱她。

也正是在那年的夏天,我们分手了。

当我走在那条僻静的老街道上时,总想起那只蝴蝶,刻在苏娅乳房上的那只玫瑰花般的蝴蝶。那是苏娅为她的第一个男人刻下的。一道永久的伤痕。

其实她为那个男人刻下了很多东西,全刻在心里,以至于后来她生命中的那些男人们碰到她的乳房时她都会不由自主地拒绝。她的身体留在了她的十六岁,她的身体只为她十六岁时的那个男人绽放。

苏娅的爱情,在十六岁时消失。像火车一样,穿过麦地,轰然坠毁于一片荒漠里。

记忆不停地切换。我仿佛在等待记忆的最后一幕,直接打上 THE END。一个永远无法停止的结局,灯熄了,人也散了。

我牵着苏娅的手逛一家又一家的琴行,因为她说她没事时就喜欢去那些琴行看各式各样的吉他,尽管她根本就不会弹。她还说她喜欢那些琴行门口贴的各种关于摇滚演出的海报,甚至喜欢闻那些电吉他上的金属气味。

苏娅总喜欢听许巍的《九月》,因为她清楚地记得某年的九月,她有一场爱情。九月二十三号。那个九月的天空很美好,有她关于秋天的所有回忆,在南方,她快乐地笑了。



△。

涂
鸦
太
阳